

佛說魔嬈亂經

失譯人名今附後漢錄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跋祇尸牧摩鼻量鹿野園中彼時尊者大目犍連爲世尊作窟時露地彷徨教授令作彼時魔波旬自化其身令微小入尊者目犍連腹中彼時目犍連便作是念何以故我腹便重猶若食豆我寧可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已腹於是尊者大目犍連離彷徨處至經行埵敷尼師壇結跏趺坐於是尊者大目犍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自觀已腹彼尊者大目犍連即便知之此魔波旬入我腹中於是尊者大目犍連還從三昧起告魔波旬曰魔波旬還出汝波旬還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

旬便作是念此沙門亦不知亦不見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世尊猶不能知我見我沉復弟子能知能見是事不然汝波旬汝所念我亦知之汝所作念沙門不知不見而作此言波旬出波旬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謂彼世尊有如是力如是有所能彼猶不能知我見我沉復弟子能知見我是事不然於是魔波旬復作是念此沙門爲知見我而作此言汝波旬出汝波旬出莫觸嬈如來及如來弟子莫於長夜遭無量苦無義饒益於是魔波旬即從尊者大目犍連口中出便在前立彼魔波旬却住一面已尊者大目犍連告波

旬曰波旬昔過去世有如來名拘樓孫無所著等正覺我在彼時亦爲觸燒魔我有妹名迦羅汝是彼子汝波旬當以此知汝是我妹子彼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魔波旬有弟子名毗樓音聲薩若最上最賢勝諸弟子何以故波旬而令尊者毗樓字爲毗樓薩若波旬此尊者毗樓者住梵天上能以音聲滿干世界無有弟子與聲等者與聲等者無相似者謂能說法此波旬以是故而令尊者毗樓名曰毗樓薩若此波旬以何方便令彼名薩若字曰薩若此波旬名薩若者彼依村城住早起著衣服持衣鉢詣村城乞食自護其身諸根具足意念常定彼詣村城乞食已中後而還舉衣鉢澡浴其足舉尼師壇著右肩上若至靜處若至樹下若至空處依敷尼師壇

結跏趺坐輕舉速疾入想知滅正受彼中牧羊人若見牧牛人或擔薪人或行路人若見彼速疾入想知滅正受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坐此靜處今命終我等寧可以乾草木牛糞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當還彼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以乾草木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於是尊者薩若過夜已從三昧起輕舉速疾校飾其衣依城村住彼晨起著衣服與衣鉢俱詣城村乞食自能護身具足諸根意念常定若彼所見牧羊人牧牛人擔薪人行路人見已作是念此沙門在他靜處而命終我等已乾草木牛糞若敷碎草木積覆其身然火已離而還而今此尊者還復命存此波旬以是方便故名爲薩若字曰薩若還生於是度數弊也敷提旬惡也常波

作是念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彼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於禪猶若驢常荷擔繫在轡上或不得麥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於禪如是剃頭沙門以黑纏形或與禪俱與禪相應行禪猶若猫子在於鼠穴前而欲捕鼠在中禪而禪與禪相應行於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若鴿狐在空牆上在中捕鼠禪而禪與禪相應常行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常與禪俱與禪相應常行禪猶若鵠在水岸上伺魚於中禪而禪如是此剃頭沙門以黑纏形與禪相應禪而禪此云何名爲禪爲何所禪爲是何禪或亂或忘或不定我亦不見來亦不見去亦不見住亦不見終亦不見生我寧可爲婆羅門居士說如是此沙門精進當罵之當

打當說非當恚之若少多罵打瞋恚說其非若意有異者此惡魔求其便索其便或得其便或得其因緣此魔波旬爲弊魔而向婆羅門居士彼沙門精進當罵之說其非當瞋恚之彼精進沙門當以木打之當以石擲或以杖撻或破彼精進沙門頭或裂衣壞鉢謂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惡趣泥犁中生彼已作是念今已受此苦更或能復劇是處而我於精進沙門發於邪於是波旬取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破其頭壞其鉢裂其衣便往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無量百衆前圍遶而爲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頭被打破衣鉢被壞裂從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

丘當見此比丘爲弊魔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精進沙門罵之撻打當瞋恚少多撻打瞋恚意或能有若干而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求其因緣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當令弊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向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彼與慈俱滿一方已正受住如是二三四上下一切諸方意與慈俱無怨無二無恚極廣極大無量極分別滿諸方已正受住如是意與悲喜護俱滿一切諸方已正受住謂彼惡魔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其便

不能得其因緣於是波旬弊魔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此沙門便不能得此沙門其因緣我寧可向婆羅門居士說汝當取此精進沙門當恭敬承事禮事供養少多供養承事禮事已若意有異而彼弊魔求其便索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此弊魔波旬向居士婆羅門說彼精進沙門當供養當承事禮事令婆羅門居士脫衣敷地而作是言令此精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精進沙門爲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自洗其髮以敷著地而作是言精進沙門當蹈上行精進沙門當遊上行此精進沙門爲極苦行當令我等於長夜得義饒益當令婆羅門居士手執囊種種滿中而作是言唯願諸賢當取此隨所

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饒益令婆羅門居士信樂爲彼精進沙門自以手牽將入已家隨所欲施唯願諸賢當取此施隨所用之當令我等長夜得義饒益彼時婆羅門居士命終彼因彼緣身壞死生善處天上生於彼已便作是念我等此樂無過於是我等因向精進沙門有等見故於是波旬爲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供養恭敬承事禮事便至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所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無量百千衆在前圍遶而爲說法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遙見弟子他所供養恭敬承事禮事從遠而來見已告諸比丘汝諸比丘見不此弊魔波旬向婆羅門居士說當供養恭敬承事禮事恭敬彼精進沙門少多恭敬承事禮事

緣六

九之一

供養意若有異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得其便得其因緣汝諸比丘當於一切行見無常住當見盡當見離當見滅當見止當見止住處而令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得其便不得其因緣彼波旬爲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弟子說如此言此一切行見無常住見盡見離見滅見止住處彼弊魔波旬求其便索其因緣不能得便不得其因緣於是弊魔波旬便作是念我以此方便不能得精進沙門便不能得其因緣我寧可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形像住他道邊手執大木當用擊尊者毗樓首破令血流彼時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依城村住晨起著衣服持衣鉢欲詣城村乞食及尊者毗樓隨從比丘於是弊魔在他處化作年少小兒童男子

緣六

九之二

形像已在他道邊手執大木用擊尊者毗樓
首令流血於是尊者毗樓被擊首破流血隨
從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後於是拘樓
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至村已以一切身力
右旋顧視而視不恐不怖不驚不懾而觀諸

緣六

十一

方拘樓孫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見尊者毗樓
被擊首破血流從後而來見已說言此弊魔
爲非爲無厭足復次波旬拘樓孫如來無所
著等正覺說言未竟彼時弊魔即以其身墮
大泥犁中彼波旬在大泥犁中具有四事無
樂六更身現受痛鉤鎖鎖之謂彼地獄獄卒
便至弊魔所到已作是言汝若此鎖解者汝
當知我在地獄中以滿百歲在地獄中彼時
魔波旬便恐怖身毛皆豎尊者大目犍連即
時說偈曰

緣六

十一

云何止地獄 而令惡在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名阿鼻泥犁 而令惡止中
犯佛婆羅門 及犯此比丘 鎖解則爲百
在中受苦痛 在阿鼻泥犁 令惡止其中
若有不知者 比丘佛弟子 如是受此苦
當受黑之報 在於園觀中 及此地衆生
不種食稻米 當生北拘牢 極大須彌山
親近於解脫 自能分別者 身則行念持
彼山止泉中 常住於此劫 其形如金色
光明靡不照 作衆諸妓樂 是釋樂所遊
彼亦有二俱 在前而恭敬 若釋在前行
昇此高堂上 見釋所從來 各各自娛樂
若見比丘來 還顧有羞恥 若有昇堂上
則能問比丘 當知有此魔 愛盡得解脫
當爲比丘記 聞說當如是 拘翼我知汝

緣六

十一

愛盡得解脫	聞說智慧記	釋得歡喜樂
比丘多作行	當爲更說此	若有昇此堂
釋者能致問	云何名爲堂	汝釋在其上
汝釋我當記	此名受報處	如是千世界
有此千世界	無有勝此堂	如此受報處
釋得自在遊	在中最清明	化一能爲百
在此報堂上	釋得自在遊	昇在此堂上
足指能動之	今天眼而觀	釋得自在遊
昇在此堂上	神足能動轉	甚深極覆藏
難動難可轉	彼有瑠璃地	聖之所居處
滑澤極柔輭	所敷極輭褥	言語亦柔輭
最勝今天王	善能作妓樂	種種若干異
諸天來會聚	趣向須陀洹	無量諸千種
及百諸那術	至三十三天	說法爲作眼
彼聞此法已	信樂則然可	我知有此法

則名曰仙人	謂至梵天上	能令諸梵問
彼梵有此見	所見亦如前	常見有常住
我當爲梵記	仙人我此見	不見不如前
我常有常住	我見報相應	梵天身在前
我今當何說	我常計有常	謂能知此世
等覺之所說	若有所習	所生受其報
火無有是念	我當燒愚人	火燒愚人已
隨行則被燒	如是汝波旬	近於此如來
久作斯惡行	受報亦當久	汝魔莫歇佛
及莫燒比丘	以此比丘說	魔在鼻量園
鬼有憂感念	目連所感動	恐怖極恐懼
忽然則不現		

佛說魔嬈亂經

緣六

十二